

不信任動議無法法律約束力

□崔 寧

這個權力誰也不能剝奪。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蕭蔚雲曾經直言，立法會議員對特首或高官提不信任動議，是不符合基本法立法原意的。他指出，「這些官員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立法會要他下台，他如果服從立法會的要求，便是違反中央任命，這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矛盾的！」這番論述，對於今時今日立法會內那些準備對特首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的議員，無疑是一個警醒。不信任動議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其社會影響不容否定，不負責任地亂提對特首梁振英的不信任動議，這樣做實質上違背了基本法，是對現行政治制度的挑戰，必定給社會造成傷害。

「不信任」與彈劾缺乏理據

此外，基本法中雖然設立了彈劾特首機制，但要有二個前提條件：一是特首有嚴重違法行為，二是特首有嚴重瀆職行為。就梁振英山頂大宅僱建問題而言，根本與其工作和職務無關，與「嚴重瀆職」完全扯不上關係。僱建所涉及的問題只是違反了政府相關法規，且已經或正在亡羊補牢中，並不牽涉「嚴重違法」。提彈劾，完全沒有必要條件。

事實擺在那兒，非常清楚，梁振英山頂大宅僱建問題並不涉及「誠信」。一些政黨、一些議員，企圖利用立法會這個政治平台，硬要把手伸進去，將特首「無心之失」和「嚴重疏忽」加以渲染，進行轉碼，變成「誠信完全破產」「不合出任特首」的問題，製造混亂，製造憲制危機。對此，立法會主席應當及時加以阻止，即使只是做秀也不行。



議論風生

雖然彈劾的機率幾乎為零，不信任動議又沒有法律約束力，但無形中擴大了立法會權力，將非政府運作上的問題納入監督內容，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對特首是否「誠信」作出判決的道德法庭，損害香港政治體制。

梁振英山頂大宅僱建問題，由於公民黨和民主黨等一些政客的不斷撩撥，火勢越來越旺，趁火打劫者亦愈來愈多，其中不乏個別建制派人物。他們要求梁振英盡快到立法會「交代」。除此之外，民主黨議員表示將於本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提不信任動議；公民黨議員更進一步，表示將根據特首在立法會表現情況，考慮是否提出彈劾；社民連的梁國雄又搶先一步，這位被稱為「長毛」的立法會鬥士，聲稱正在尋求立會內足夠支持以提出彈劾動議。目前，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已經致函梁振英，邀請他到立法會

「解畫」。

僱建在香港是一個長期累積的普遍現象，涉及違反《建築物條例》等相關法例規定。梁振英在競選特首時並不認為自己的山頂大宅存在僱建，六月底被媒體揭出，對此已坦承自己的無心之失，着手亡羊補牢，並向市民道歉。上月底，為釋除公眾疑慮，梁振英又公布了「有關山頂物業的聲明」，就山頂大宅基本情況、物業買賣過程、傳媒曾報道的六處僱建物，以及拆卸和還原進度等作了詳盡說明。他真誠地表示：「期待這份聲明能夠有助釋除外界對我的誤解和疑慮，我日後必定加倍謹慎，繼續秉持誠信，為市民大眾服務。」聲明表現了特首梁振英面對僱建問題的坦率務實和開誠布公態度，以及希望早日從沒完沒了的爭拗中掙脫出來、集中精力推動民生和各項經濟建設事業的急切心情。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然而，僅僅因為在這份聲明中主動提及去年十一月已被其用磚封閉的地下低層僱建物，及隨後屋宇署勘察實際面積比聲明中提及的有些出入，一些媒體和政客就取其一點不及其餘，藉機發難，攻擊梁振英「隱瞞僱建」「一個大話套一個大話」「誠信破產」

「重建居屋」莫成幸運抽獎

□曾淵淪

放寬居屋申請者的收入上限，引來更多的居屋申請者，不論是一手新居屋或是二手免補地價的舊居屋都會供不應求。供不應求的結果就是抽籤，結果重建居屋政策就會異化成政府在搞幸運抽獎。



宏觀微觀

2002年，當時的房屋局局長孫明揚宣布，居屋已經成了歷史，至今香港已經整整10年沒有新的居屋出售。現在，梁振英政府要推出新的居屋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的政策，要將置安心計劃建的房屋改為「居屋」，要興建新的居屋。因此，有必要將新的居屋白表申請者重新擬定家庭收入的上限與資產上限。

政府重訂申請上限

香港已經十年沒有新居屋，重新確定上限的最傳統方法是檢查過去十年，香港人收入中位數的增長幅度。不過，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決定不以居民的收入增長率來重新制定居屋申請者的收入上限。他決定放寬，讓更多人具有資格申請新居屋，讓更多人具有資格購買二手居屋而免補地價。他考慮的角度是樓價上升幅度。是的，過去十年，香港樓價上升幅度已有兩倍之多，如以收入的增幅來定新家庭收入上限，這些人仍買不起新居屋，除非居屋訂價大改變，不再與市價掛鉤，而是與收入掛鉤。當然，2002年時，樓價雖便宜，但人的特性是樓價越跌就越沒人想買。當時政府連居屋都賣不出去，建好的居屋空置。無論如何，在參考了多樣的數據之後，居屋白表申請人的家庭收入上限大幅提高了一倍，二人家庭收入上限為4萬元。

當4萬元上限的數字公布後，不少人反對。反對者的理由之一，是這會搶高免補地價居屋的價格，進而全面推高私樓樓價，形成樓價再上升的惡性循環。

另一些反對者認為，這是莫名其妙、無

緣無故地送一筆錢給目前居屋的業主，他們可以免補地價高價賣掉居屋給這群收入不錯的白表申請者。

反對者的第三個理由，是新的白表免補地價購買者會搶走目前綠表申請者的機會，將來綠表申請者會更加不願意讓出自己的公屋，然後加入搶購的行列，與白表申請者搶購免補地價的居屋。

合資格者大量增加

考慮得更長遠者，反對大幅提高居屋白表申請者收入上限的考慮是：如此一來，有資格申請居屋的人大增，他們個個要求買居屋，特區政府有沒有能力建這麼多居屋？若特區政府大建居屋，私人房屋的供給必然減少，政府的賣地收入也會減少。居屋申請條件放寬，也會導致目前價格較低的小型住宅、非豪宅式的小型住宅的業主面對樓價下跌的壓力，這些人好不容易才買得起一個小單位，一生儲蓄投入卻因政府的政策改變而虧損，必生怨言。這類業主為數不少。長遠而言，若政府要滿足全部符合收入上限的人買居屋要求，整個香港的房屋政策將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變成類似新加坡，以居屋為主的社會，也就是說，全面放棄小政府自由市場的現有政策。

香港是不是應該走新加坡式道路，肯定是個辯論大課題。新加坡政府去哪裡找那麼多地大量建居屋？方法是大規模地將農地國有化，大規模地拆除鄉村村屋。在香港，一個東北發展的計劃已引來這麼大的反對聲音，建高鐵拆一個小小的茶園村，賠償的金額不菲。香港特區政府有沒有新加坡政府那種權威，大規模拆村收地？

過去，我曾發表文章，建議所有的居屋都只能以免補地價的形式賣給有資格買居屋的人，即所謂白表申請者。我的理由就是，這麼一來，不論新舊居屋都只會賣給收入不高的人，否則居屋一經補地價變成私屋，

居屋就少了一些，補地價一間就少一間。這對收入不高的人而言是壞事，補了地價的居屋就不是這群收入不高的人所能負擔得起的。當然，我所謂收入不高的人該如何定義？是二人家庭月入兩萬還是四萬？條件越寬鬆，有資格的人就越多，免補地價的居屋價格也自然會上升。最後，則只有月入四萬的家庭買得起，月入兩萬的家庭買不起，政府又如何照顧這群月入兩萬家庭的買屋需求？

難以提供大量土地

當然，我也明白，沒有一項政策是絕對正確，沒有人反對的，居屋申請者的收入上限應該是兩萬？三萬？四萬？的確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我估計，政府之所以這麼做，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擔心這項新政一推出卻以失敗告終，因為如果將收入上限訂得低，這些人所能夠付的樓價很有限，付不起就不會申請，或者申請後被抽中為5000人的其中一人，但卻選來選去在限期內買不成二手居屋，那時候政府就會面對傳媒的攻擊，指政策失敗。

政府是不是因為擔心新政策反應不佳才修改收入上限？

當然，我絕對不反對現有居屋業主因為這個新政策而成功地把受津貼的居屋賣掉賺一大筆錢。我們不該眼紅別人賺錢，有了這些人賺錢，是在增加香港社會底層住上流的機會，不是壞事。這些人賺到錢，可以提升自己，搬入私人住宅，身邊多了一些錢，可以做點小生意……

短期而言，梁振英政府仍然無法提供大量的新土地。放寬居屋申請者的收入上限，引來更多的居屋申請者，不論是一手新居屋或是二手免補地價的舊居屋都會供不應求，供不應求的結果就是抽籤，數年前，當曾蔭權政府在討論是否該重建居屋時，我就曾經提出，重建居屋就相等於政府在搞幸運抽獎。

作者為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等待反腐的另一隻鞋子

□喬新生

腐敗很容易將新聞事實等同於法律事實，把反腐敗變成一種純粹意義上的「新聞審判」。眾所周知，中國目前黨政領導幹部的實際收入與名義收入相差極大，如果採用掛一漏萬的方式，對某個黨政領導幹部「發起攻擊」，往往會「百發百中」。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黨政領導幹部的實際收入通常都大於名義上的收入，如果互聯網發起反腐敗的運動，將黨政領導幹部的實際收入或者實際財產公布出來，那麼，會將這些領導幹部置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如果如實說出財產的來源，有可能會觸犯國家的法律，但是，如果不如實說出自己的「灰色收入」，那麼，將會被直接推上新聞審判席，接受公眾的審判。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由於我國還沒有實行完整意義上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因此，那些被曝光的黨政領導幹部，很可能會成為特殊的犧牲品——他們會因為被別有用心的人所關注，而被追究法律責任。

正如海外一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當前中國的黨政領導幹部實際上是在走鋼絲，高明的黨政領導幹部會通過各種平衡手段，將自己的收入隱藏起來，從而贏得公眾的信賴，而那些不太高明的黨政領導幹部如果遭到公眾的舉報，得不到上級領導的保護，那麼，很可能會身敗名裂。

部分學者認為互聯網發起反腐敗可以加快公務員財產申報的步伐，從而使公務員真真切切地意識到，財產申報制度不僅僅是一個監督公務員的制度，同時也是一個保護公務員的制度。在這些學者看來，互聯網發起反腐敗可能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它促使執政者未雨綢繆，及時公布公務員的財產狀況，從而

使絕大多數公務員免於恐懼。

網絡反腐忌「選擇性執法」

這種想法有些過於天真。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或許能在普遍意義上保護執政團隊，但是，面對公務員實際收入與名義收入不相匹配的現象，執政者還應從長計議。說到底，公務員必須養家餬口，如果公務員依靠正當的收入不足以維持正常家庭成員生活問題，那麼，這說明我國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存在問題。只有改善公務員工資結構，讓公務員依靠自己的工資收入可以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他們才能做到安居樂業。

現在中國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面臨兩難——如果實行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那麼，絕大多數公務員的實際收入將大白於天下，公務員將成為眾矢之的；如果不實行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那麼，互聯網上的曝光信息，將會讓那些被關注的黨政領導幹部中箭落馬。建立公平合理的公務員工資收入體系，或許是公務員財產申報的基礎和前提。

筆者不是鼓勵高薪養廉，但是，目前中國公務員薪酬制度實際上是在默許和暗示公務員獲取「灰色收入」。中國的歷史經驗教訓表明，如果公務員的工資收入太低，那麼很容易滋生腐敗問題。公務員財產申報只不過是反腐倡廉的第一個環節，如果不解決公務員制度改革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那麼，另一隻鞋子早晚會落地。筆者的意思是，互聯網反腐敗也不能「選擇性執法」。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教授



神州點面



喬新生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重申了反腐敗的重要性，向人們展示了執政黨反腐敗的決心和信心。彷彿是為響應黨中央反腐敗的號召，互聯網的使用者通過互聯網，接二連三曝光腐敗分子的信息。現在人們都在等待反腐敗的「另一隻鞋子」，不知道哪一位領導幹部會成為互聯網使用者關注的對象。這種獨具中國特色的反腐敗現象，一方面反映出公眾反腐敗的高度熱情，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所面臨的特殊問題。

網絡曝光揭出「灰色收入」

互聯網反腐敗的確可以讓黨政領導幹部人人自危，但這對於維護執政黨的公信力並無益處。換句話說，互聯網反腐敗是典型的有罪假定，不管被曝光的黨政領導幹部是否真正涉嫌腐敗，只要在互聯網上被公開展示，那麼，其政治前途就可能被葬送。所以，我們在歡呼互聯網發起反腐敗勝利的同時，還應該看到互聯網反腐敗的局限性，防止這種群眾運動走向它的反面。

筆者之所以對互聯網反腐敗不是太樂觀，是因為互聯網反腐敗存在致命的缺陷。互聯網網絡反

美「重返亞太」進退維艱

□黃海振



亞太動向

儘管北京反覆聲明中國發展需要和平環境、不僅不會影響其他國家利益，反而為相關國家提供龐大商機，但「多疑白宮」還是處處設防，並企圖以「重返亞太」遏制中國崛起。美國之所以派重兵入侵中東國家，是因為該地區涉及到美國的重大利益。

最不高興美國「重返亞太」的當然是以色列，它知道按照美國目前的實力已經不可能同時打贏兩場戰爭，「重返亞太」意味着放棄中東，於是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以巴衝突，迫使美國將注意力「重返中東」。很明顯，「多疑白宮」妒嫉中國崛起、高估自己實力已經變得手忙腳亂、進退維艱。

霸權主義將美送入深淵

多次參加珠海航展的美國軍事專家坦言：「從未見到過中國如此眾多的新型航空武器亮相，感覺是令人震驚、好似噴井；沒有能力採購美國F-16的國家，勢必被北京價廉物美的戰鬥機所吸引，成為中國的客戶。」

中國的成功不僅在飛機製造，在經濟、教育、科技等領域都已經讓西方刮目相看。中國崛起已經是事實，並強烈震撼著西方。據華盛頓郵報披露，「美國現在面臨許多挑戰，中國崛起是所有挑戰中「最要害」的一個，比當年在冷戰中美國遇到的挑戰要大許多許多倍。」

中國崛起有賴於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模式」，這種模式雖然未得到西方國家的完全認同，但靈活適應的發展模式已經引起西方的高度關注。金融瘟疫、龐大赤字、持續居高不下失業率、經濟遲遲不能復蘇和無休止的黨派競爭，使美國真正步入衰落。對比之下，包括美國的西方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懷疑「美式民主」。一個世紀前美國崛起為世界經濟領導者的時候，講公道、扶弱者、反霸權，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勝利，則完全淹沒了白宮的頭腦，逆行推行霸權主義，最終將美利堅送入災難深淵。

歐債危機的惡化、一波接一波的罷工潮、中東地區隨時可能爆發的「炸藥桶」、華盛頓面臨的「財政懸崖」和失控的核武器及災難性的氣候等，已經令美國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物極必反，盛極而衰，美國曾經是不可一世，但很快就將從巔峰跌落。「9·11」事件導致白宮頭腦發脹，發動了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高估實力的美國將自己推下不可一世的神壇。經濟實力已經無法支撐「世界警察」的龐大軍事費用，美國、美元的信譽遭到全球的質疑。無論華盛頓是否情願，都不得不承認力不從心這個事實。

美元貨幣特權走向終結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姆認為，「美國曾經擁有無與倫比的權力，今日卻不幸地面對衰敗的前景」。美國的衰落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經濟政策、社會體制和政治環境，以及影響各項政策出台的思維，美國需要檢討，但華盛頓卻從來不願意反思。

美國巴特勒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直言：「戰爭將我們的視線從常規問題上轉移，如同把水拋灑在荒涼的沙漠裡，浪費掉了數萬億的資金。經濟優勢正面臨『由於世界貿易份額萎縮所帶來的巨大影響』的威脅；美元作為貨幣特權地位正走向終結。」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麥考伊說，「世界媒體正在就美國的衰落展開熱議，這極具諷刺意味；隨著衰落理據越來越充足，有關美國是否陷衰落的爭論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中國至理名言，正體現出「美國衰落」和「中國崛起」這個現實。儘管美國副總統拜登「美國經濟的根本優勢猶存，認為美國衰落看法是錯誤的」、「我們仍然站在最前列，全球經濟增長也仍然由美國帶動」的言論能夠鼓舞華盛頓自己，但將衰落原因推給中國的思維永遠解救不了美利堅。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